**屋頂**

我這一輩子，只有一個願望，走進一間有屋頂的房間，睡在一張有床單的床上。

為甚麼我要有這種願望呢？因為我是印度加爾各答的一個小乞丐，我生下來不久，爸爸就去世了，我和媽媽相依為命，我們都是乞丐，住在一條小街上，爸爸去世以前，在街上弄到一塊木板，爸爸在木板上加了一塊塑膠布，木板斜靠在牆上，晚上我們兩人擠進去睡覺。下大雨的時候，我們總仍然會被淋溼。可是我們已經是幸運的了，有的小孩子更可憐，他們沒有木板可以擋掉一部份的風雨，每天晚上完全露宿街頭，一下雨，就要四處找一個地方躲雨，弄得不好，還會被人趕。

媽媽告訴我，爸媽過去也有屋子住的，爸爸是個農人，可是接二連三的壞收成，爸爸先是失去了牛，然後失去了那一塊地，最後將唯一的小屋子也賣掉，換成了錢步行到加爾各答來，不久我哥哥和姊姊陸續死去。爸爸做各種苦工，我生下以後，爸爸病死，媽媽只好求乞為生，我長大了以後也學會了求乞。

我運氣很好，可以在歐貝利爾大旅館前面求乞，這是加爾各答最大的旅館，門口的人行道極寬，上面有頂，沿街有極粗的白色柱子，整個旅館當然也是白色的，漂亮極了。雖然旅館客人喜歡坐汽車進出，還是有不少旅客會出來走走，因為沿街有些賣書報的攤子，他們來買報紙，我就趁機上前去求乞，我發現東方面孔的旅客特別慷慨，我們乞丐一天通常可以要到十個盧比（五角美金），有一次一位東方的旅客給了我五十塊盧比。

可是媽媽也離我去了。三個月前，她病了，越病越嚴重，我用我們所有的錢設法買些好的食物給她吃，也沒有用。最後她告訴我，德蕾莎修女創立了一個垂死之家，她如果能被人送到那裡去，會有人照顧她，也可能會好，如果病好了，她會回來找我。

她要我扶著她在夜晚走到大街去，然後躺下，我偷偷躲在一棵樹後面，果真看到有人發現了媽媽，也發現她病重，立刻攔下了一部計程車，一開始計程車司機好像不肯載媽媽，看她太髒了吧，說了一堆好話以後，他終於肯去『加里加神廟』，這是德蕾莎修女辦的垂死之家。

可是媽媽從來沒有回來，我知道她一定已經去世了。惟一使我感到安慰的是她去世以前一定有修女們照顧她。

我呢？我感到孤獨極了，除了說「我沒有爸爸，我沒有媽媽，可憐可憐我吧！」這句話之外，我什麼話都沒有機會說。每天晚上買一團飯吃，賣飯的人也懶得和我說話。

就因為我感到孤獨，我和我附近的一隻小老鼠變成了好朋友，我每天準備一些飯粒餵它，它會來咬我的手，我會索性將它抓起來放在手上親親它，晚上它甚至會和我睡在一起。

忽然，街上來了一大批人，向四週噴藥，那天晚上，小老鼠就不出現了，它到那裡去了？我無從知道，也很難過。它是惟一的朋友，可是他又不見了。

第二天，我知道我病了，白天我該到旅館去求乞的，可是我難過得吃不消，中午就回來睡著了。而且我還吐了一次。

下午，來了一些帶口罩的人，他們將我抬上了一輛車子，車子裡大多數好像都是病重的乞丐，我雖然生病，可是因為第一次坐汽車，興奮得不得了，一直對著窗外看，我發現我們已離開了加爾各答，到了鄉下，我想起媽媽告訴我爸媽過去住在鄉下，真可惜，我們當年如果留著那塊地就好了。

我們被送進了一間大房子，有人來替每一位抽了血，有幾位立刻被送走了，大多數都留了下來，我有生第一次有人來替我洗澡、剪指甲、洗頭髮，感到好舒服，可是我被強迫帶上口罩。

最令我高興的是我終於走進了有屋頂的房子，睡在一張床上，而且也有人送飯給我吃，可惜我病了，不然這豈不是太好了。

令我不懂的是為什麼他們對我這樣好，也不懂為什麼他們不讓我們離開房間，有一次我感到體力還可以，乘門口警衛不在，偷偷溜到走廊上去看屋外的院子，立刻被警衛抓了回來，幾乎要打我，我更不懂的是他們為什麼人人都帶口罩、帶手套，也從不和我們講一句話，我是個小乞丐，沒有問人的習慣，何況我又病了，也沒有力氣問。

晚上，外面風大雨大，我睡在床上，雖然身體因病而很不舒服，卻有一種無比幸福的感覺，我知道風雨這次淋不到我了。

可是我的病越來越重，我不是惟一病重的一位，隔壁的一位已經去世了，有人將他用白布包起來，抬了出去。他們輕手輕腳地做事，就怕打擾了我們。

每次醫生來看我的病情，都搖搖頭，我知道我睡去以後，有可能不再醒來。

一位修女來了，她來到我們床前，握住我們的手，我注意到她沒有帶手套，只帶了口罩，她握我的手時，眼睛裡都是眼淚，她為什麼要哭呢？

難道她不知道我已不想再離開這裡了。如果我離開，我要回去做乞丐，而且要做一輩子的乞丐，我沒有一個親人，沒有一個朋友，從來沒有人握過我的手，從來沒有人關懷過我，我為什麼要回去過這種生活？

其實，我現在已經心滿意足了，我惟一的願望就是能進入一間有屋頂的房子，睡在一張床上，現在我的願望已經達成了，我真該感激這些好心的醫生和護士，我當然有一點好奇，為什麼過去窮人生病都沒有人理，這一次不同了，像我就受到這種舒服的待遇。

我感到非常的虛弱，在我清醒的時候，我要祈禱，希望爸爸、媽媽、哥哥、姊姊、好心的醫生、護士和修女們，都能夠在來世過得好一些，不要像我這樣一生下來就是叫化子。

不要替我難過，雖然我可能再也不會醒了，可是我現在頭上有屋頂，身下有一張軟軟的床，今天下午有人用不戴手套的手握住了我的手，我還能不滿意嗎？